

青春岁月

消失的红薯

□王琪 文/图



10岁那会儿，我随下放农村的父母居住在一个小山沟里的两间小房子里。白天父母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劳动去挣工分，我和弟弟就在房子周围那片并不算大的田埂里疯玩。去得最多的地方便是离我们家最近的邻居李大爷家的那块红薯地，原因很简单，红薯地里有红薯吃。

那块不算大的红薯地是李大爷的自留地，这块地他只种了红薯，每到秋天收获的时候，李大爷一家便将地里那一个个硕大的红薯给刨出来，洗净后再切成片晒干，然后将这些红薯片挑到城里卖，换一点钱回来用于一家人一年的花销。所以那片红薯地其实就是李大爷一家一年的希望。可是我和弟弟并不知道这些，从我们来到这个小山沟开始，那块红薯地就成了我和弟弟尽情享受的乐园。

生活在山沟里的孩子没什么好玩的，除了撵狗逮猫就是捉虫子。那一年的夏天因为盯上了一只受了伤不能飞的麻雀，我和弟弟追着这只惊慌失措的麻雀一直追到了李大爷的那块红薯地里。麻雀一跑进错叶盘梗的翠绿色红薯地就没了影，失望的弟弟气愤之余狠狠将一把红薯叶连茎带根给拔了出来。

这一拔不要紧，下面居然还

带出个像小蛇一般还没长成样的红薯仔仔，我突然明白了这就是红薯，是可以生吃的。于是三下五除二，把泥抹去，放进嘴里就嚼起来，一会儿工夫就吃了七八个。

那些还没长成形的红薯，有的像小老鼠，有的像小葫芦，有的像小海马，还有的像只小鸚鵡，全部进了我和弟弟的嘴里，直到俩人吃得打嗝，这才抹抹嘴角的红薯汁打道回府。

那一晚，我和弟弟晚饭都没怎么吃，惹得母亲一直怀疑我们兄弟俩是不是生病了，老是摸我俩的额头。其实她若是摸一下我俩鼓鼓的肚子就会明白，兄弟俩是打了野食给撑着着了。从那时起，红薯地里的秘密我和弟弟一直藏在心里，谁也没告诉，只隔三差五地去那里饱餐一顿，弄得红薯地里一片狼藉。

有次我和弟弟路过李大爷家时，正听到他在和老伴嘀咕：“这红薯地是咋回事？不像野猪拱也不像山羊啃的，是啥玩艺把个红薯地弄成那样？”

我和弟弟听了乐不可支，不过也有点害怕，心想这万一是要让李大爷发现给逮着的话到家里告上一状，我俩的小屁股还不肿得老高？于是那一段时间我们就收敛了不少。几番风雨，等到秋

天的收获季节一过，红薯地已是光秃秃的一片，我们也不再去那里，可没想到这时候李大爷登门了，把我和弟弟吓了个半死。

李大爷登门不是来告状的，他送来一篮红薯干对母亲道：“你们家小哥哥俩最喜欢吃红薯，这大冬天的也没个新鲜红薯吃，就给他俩这篮红薯干解解馋吧。”说这话时，李大爷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我和弟弟一眼，我们兄弟俩自然清楚李大爷话里的意思，这才明白其实他早就知道我和弟弟在红薯地里的所作所为，只是佯装不知罢了。

至于蒙在鼓里的母亲啥也不知道，千恩万谢地收下了李大爷的那篮红薯干。此后的整个冬天，我们家每天都有红薯干熬粥喝，在那时的穷山沟里，这已是很不错的美味了。

第二年的春天，我们一家落实政策回到了城里。后来李大爷每次进城，总还会顺便给我们家送来一堆红薯或是红薯干来，不过他从未道破我和弟弟在红薯地里的秘密，直到他去世为止。

孩提时代，总会干一些不知轻重、难以启齿的糗事，现在想起来，虽是不更事的懵懂之举，却也不免让人面红耳赤、后悔不已。李大爷的宽容厚道深深感动并教育了我。

工友情怀

如父如子

□陈旭东 文/图

师兄打来电话，说师傅回来了，可明天就要返程。我和师兄赶紧打电话约师傅出来小聚。在一个小酒馆里，我和师傅的手再一次紧紧握在了一起。

师傅虽然68岁了，但在我的眼里还是当年的模样，一点也不显老。热气腾腾的铁锅炖鱼伴着醇美的酒香，带我们走进了遥远的回忆……

1990年冬，半年的培训过后，我被分配到让湖路列检所三班工作。报到那天，工长对着广播喊：“孟昭昉，来值班室一趟，给你安排个徒弟带。”一会的工夫，一个个子矮矮的、体格瘦瘦的中年男子就来到了我的面前。“老孟，他就是你的徒弟。”我和师傅四目相对，两个人都会心地笑了。“没想到咱俩还真挺有缘啊。”我知道师傅说这句话的深远含义。

原来，半个月前，我们八个新入职人员就到列检所集中学习。一次，我们在跨越线路去站修所练快速检修的时候，正赶上身为一号组长的师傅在组织发车，见我们从他身边路过，就对我们说：“去工具箱帮我取块闸瓦来。”其他几个人没有停下脚步，而我却按照师傅的意图取回一块闸瓦交给他。这也许就是师傅话中所说的缘分吧。

下班后，在师兄的带领下，提上两瓶酒，去师傅家拜师。聊天中，得知我已是师傅带的第六个徒弟了。隔日，师傅在家摆宴，引荐这些师兄与我认识，言谈中可以感受到这些徒弟对师傅的尊敬与感激。

师傅是一个不苟言笑却内心



火热的人。在工作上，师傅对我要求极其严格，决不允许自己的徒弟有半点差错。在生活上，师傅对我的关心也无微不至。由于我家在外地，住单身宿舍，每次师傅家改善生活就会叫上我，逢年过节更是摆上丰盛的美味佳肴，邀上这些徒弟们聚会畅谈，沟通感情。

我跟师傅学徒仅三个月，师傅就升任值班员了。之后，师傅又当上了三班的工长，成为我的直接领导。在别人的眼里，当上工长的他对徒弟严格得有些不近人情，有个师兄还因此和他发生过争执，可他依然不为所动。在他严厉的管束下，我成为班组每年冬运期间发现车辆典型故障最多的检车员，铁路局优秀标准化检车员。我深刻体会到了师傅的良苦用心。

师傅退休后还时刻惦记着我们这些徒弟。记得2005年冬天，我身体有恙，在医院做了个小手术，正赶上师傅回老家准备过年，听说我住院了，就急急地赶到医院探望，还执意要留下来照顾我一晚。那个夜晚，师傅和我絮絮叨叨地唠着家常。那一刻，我突然感觉，苍老了许多，师傅像爸爸一样。

老话讲：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二十多年的师徒感情，我和师傅早已如父如子。

家庭相册

黑土里长出来的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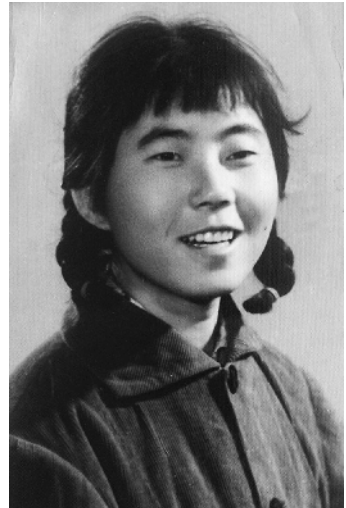
□宋千寻 文/图

傻娘离开我快十年了，想起来无限悲辛，泪盈于睫。再也听不见我的傻娘操着家乡话在电话里嘱咐东嘱咐西的，再也看不见落驻在她皱纹里的乐观坚韧。

傻娘面相憨厚，脾气倔强，操着一口山东话，说快了就叫哩哇啦。傻娘很善良，干活比得上男人，从来不惜力气，去邻居家帮工，从来不在后厨烧火做饭，而是像个男人一样在前面挥镐扬锹出大力。傻娘也有毛病，就是谁要是真的欺负她了，她会上房顶上跳脚地骂人，秉承山东人的性子，是个山东大嫂。

自然灾害那几年，傻娘饿得皮包骨，流落到我们村子后，两个大饼子就嫁给了说不上媳妇的父亲，成了一家人。操持起了一大家子的吃喝拉撒，上有公婆，下有小叔子小姑子，白天干完地里的活，晚上做饭喂猪洗洗涮涮，油灯下缝缝补补到深夜。别人都说她傻，管她叫傻媳妇。

傻娘进了家门好几年，虽然尽心尽力伺候一家老小，可是肚子始终不见鼓起来。村里的赤脚医生号脉说，傻娘是寒性体质，加之多年风餐露宿熬坏了身



子，恐怕这辈子……傻娘哭倒在庄稼地里。

二叔结婚当年二婶生下一个女孩，秋天大坝决堤时，全村人都上了大坝护堤。二婶跌进几尺深的大坝里去世了。孩子就落到她这个当大嫂的身上。

记得土地承包到户那会儿，傻娘突然晕倒在田里，憨厚的父亲吓坏了，背着跑去乡里卫生

所，大夫说傻娘很不容易怀孕的体质怀孕了，父亲当时眼泪就下来了。父亲说，翠芬，你终于熬出头了，咱们有自己的娃了，不用再听别人说三道四……

可是后来傻娘偷偷做掉了肚子里的孩子，那会儿虽然国家赶上计划生育严打，其实完全可以把小叔的孩子送回到他再婚的家里去，可是傻娘舍不得一手养大的孩子到了后母那里遭罪受气，为了另一个孩子有一个温暖的家，傻娘一狠心做掉了肚里自己的骨肉。而我就是那个孩子。

我问我的傻娘，你后没后悔养了我这么一个丫头片子，而放弃了自己的骨肉？傻娘说，我是她没孩子的岁月里跪在菩萨面前千求万求来的，总怕给我的不够多不够好，后什么悔。我抱着我的傻娘一句话也说不出。

傻娘老了，松动的牙齿已经叨不住苦难，前一天还耕种在庄稼地里，第二天的清晨就安静地睡过去了。父亲说你娘她之前说过，把攒的钱里一半留给你，余下的钱用作她安葬的费用，她要落叶归根，回到自己的故里，走了半辈子，你傻娘想回家。

我把傻娘送回了老家一棵长着松柏的老树下，我的傻娘，让它代替我守护你吧。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开头，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以一个故事为主，800字左右，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每篇500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每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